

尹縣長

作者簡介

陳若曦，本名陳秀美，1938年出生，台北人，台大外文系畢業後赴美留學，獲約翰霍甫京斯大學碩士學位。1966年與丈夫回到中國大陸，1973年來港居住。在港居留期間，她創作了《尹縣長》與《耿爾在北京》的上半部。1974年移民加拿大，任職銀行業，並陸續完成《耿爾在北京》及其他作品。1979年應加州柏克萊大學「中國研究中心」之聘，移居美國。1995年返台定居，曾任中央大學駐校作家和南投駐縣作家，並為晚晴協會和荒野保護協會終身義工，現任中華民國著作權人協會秘書長。在陳若曦的作品中，有關文革的短篇小說有《尹縣長》與《老人》，長篇小說有《歸》，雜文則有《文革雜憶》。

作品背景

早在台大唸書時候，陳若曦就開始創作，但回歸祖國七年多的光景中，她沒有寫作，而現實環境也容不得她提筆寫小說。1973年到港後，陳若曦原想將就打發餘生，但寂寞的生活令她特別想念在中國大陸認識的朋友。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一段日子，陳若曦真正體會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悲壯，她認為縱使一個最平凡的人，本身就是數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晶，有他的尊嚴在，而這種尊嚴又不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可以改變。因此，居港期間，陳若曦重新提筆，抒寫了在文革中的親身經驗，表達了她對中國大陸那些純樸的、苦難的眾生的關懷。《尹縣長》六個作品中，除《查戶口》外，其他都在香港發表，並成書於1976年，如陳若曦在集中《有感》所言，這一系列反文革的作品發表後，她得到許多好評與鼓勵，但攻擊也為數不少，到底在作品發表的當日，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。

藝術特色

《尹縣長》一書收錄了六個短篇，若論藝術成就，以《尹縣長》與《耿爾在北京》為最。

《尹縣長》

在這篇小說中，陳若曦巧妙地運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角度，把「所見」的尹縣長呈現在讀者面前，但卻「所見不多」。運用第一人稱敘述誠能引領讀者進入現場，讓他們親臨其境，耳聞目睹。然而，陳若曦筆下的敘述者不過是興安城的一個「過客」(葉維廉語)，因為是個「過客」，他對尹縣長的認識不過「道聽塗說」，由他本家——尹老的複述得來。尹老滔滔不絕述說故事的激動，對比敘述者簡短的回應，陳若曦企圖以敘述者不涉事件的特殊身份——過客，只呈現而不涉任何主觀的意見，令讀者親自體會尹縣長的為人與處境。

當「火終於燒到尹縣長頭上」的時候，這一位「過客」又離開興安城，到了漢中，因而沒有目睹尹縣長被鬥的一幕。然而，陳若曦運用了平實的語言，借用敘述者的眼睛，在折返興安城後「所見」，如實「報導」這一星期中的改變，讓讀者透過敘述者的「所見」，推猜事態的嚴重。從汽車站到戲院，由「縣人委」大門而及街上觸目的紅，再由街道兩旁換了新名字的店舖，以至紅衛兵的辯論，陳若曦彷彿運用了一台攝影機，把真實的場景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。作者沒有細緻地描述所見後的「感受」，只以「也許旅途勞累，我突然感到頭昏眼花，心口作噁，便連忙跳下來，撿起手提袋，迎著微弱的夕陽走向尹老的家」帶過。旅途勞累也許使人頭昏眼花，心口作噁，然而，所見所聞誠然驚心觸目，雖是避走尹老家，但「殺人償命」的呼喊仍在耳朵迴盪。作者雖有意省略，但讀者不難縫接，驚心景物，險峻情勢，讀者何嘗不與敘述者同感「頭昏眼花，心口作噁」呢？

由於是「過客」，敘述者不單「錯過」了尹縣長被鬥的場面，也沒有目擊他被槍斃的一幕，因為他早以造反團的「特別觀察員」的身份，乘搭飛機返回北京，任「機窗外，除了山，還是山，是連綿不斷，萬古千秋，偉大的秦嶺」。當然，還有那些被批鬥的「尹縣長」。兩年後，敘述者在小張堂弟的口中得知尹縣

長被槍斃的消息，而小高潮落在尹縣長臨行刑前的昂頭高呼「共產黨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」白先勇把尹縣長最後的哀號喻為無告的悲憤，「以抗訴他的愚忠」。一個農民問得好：「他（尹縣長）這麼喊『毛主席萬歲』，怎麼還槍斃他？」對於尹縣長與尹老的死，陳若曦沒有直接描寫敘述者的感受，他的腦海只反覆湧現毛澤東的一句話：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。敘述者似不帶任何感情，但讀者很容易感受這一句話背後的戰慄——人命如草芥。陳若曦不以誇張的語言，泛濫的感情以及主觀的意識述說一個駭人聽聞的文革故事，反之，她控制了激越的情緒，以沉著冷靜的筆觸，借助第一人稱的敘述者，以「過客」的身份，平淡地呈示所見所聞。雖然，敘述者的見聞是那麼「局限」，但讀者在這「局限」裡，卻能感受背後一股震懾的力量。

陳若曦筆下的敘述者不單是個「過客」，他的身份與立場還是「不確定」的（葉維廉語）。當尹縣長向這北京來的同志提問：「究竟為甚麼要搞這文化革命」的時候，他彷彿是《祝福》中的「我」，面對祥林嫂的詰問。像不少被矚目的眾生，敘述者「卻只管把報章上看熟的，耳朵裡聽慣的，對他背誦如流」而已。敘述者雖來自北京，但他不是黨員，因而沒有以一個黨員的身份責難尹縣長。反之，敘述者帶著同情勸說：「要相信黨的政策，相信群眾，更要相信『批判從嚴』，但『處理從寬』」。然而，勸說的本身是無力的，因為再說也不過是扯謊而已。敘述者與《祝福》中的「我」一樣，只能以「也許有罷」，「然而也未必」對答祥林嫂魂靈與地獄的有無，陳若曦小說中放置這樣的一個敘述者，無疑要突顯尹縣長所受的精神創痛，文革對人性的扭曲。

《耿爾在北京》

在這篇小說中，陳若曦改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，細緻描寫一個歸國學者曲折複雜的感觸。像不少懷抱理想，回歸祖國的知識份子，耿爾在留學美國二十年後，毅然返國。雖然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耿爾沒有受過太多的折磨，但文革期間，研究項目一改再改，實際上已改了老本行。理想幻滅，抱負無法施展，耿爾已心灰意冷，但沒想到在新中國裡，他竟無法取得人最基本的權利與要求：婚姻愛情。從前，耿爾相信思想改造，以為與工人階級的小晴結婚，能徹底改造他那十足的「小資產

階級」，而子女身上也流著工人階段的「貴族血統」。然而，耿爾沒法了解階級能凌駕一切，包括人性，工人階級出身的小晴，耿爾高攀不上；出身不好，成份太壞的小金，他又沒法得到黨批准他們的結婚申請。

小說分成兩個部份，先後敘述了耿爾兩段感情生活，中間穿插了不少回憶的片段。在回憶與現實之間，陳若曦把轉折處接縫得恰到好處，並有力地推展了小說的情節，把耿爾複雜的內心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。小說第一部份的場景主要安排在「東來順」這一家涮羊肉的館子，而耿爾與小晴的一段感情也圍繞著吃涮羊肉而展開。耿爾單身一人，不像其他同事努力於尋找後門，但「吃涮羊肉是例外了」。陳若曦的安排正為耿爾第一段感情鋪墊，藉他在「東來順」吃涮羊肉，嚐竹葉青的時候，把他的思緒回溯到第一次與小晴上涮羊肉館子的情境，以及那美得叫人不忍思憶的日子來。然而，經歷文革的踐踏，加上失戀的記憶，讓芳郁甜美的竹葉青總帶著苦辛的滋味。

小金不同於小晴，到底她已經是三十歲的新寡，生活教她對未來不存任何幻想，她精打細算，講求實際，懂得享受。然而，理想破滅，感情又經歷創痛，耿爾明白無法與小金神魂相交，但對她體貼。耿爾很明白自己的需要，他把人類的感情調降到最底層：「我要的是一個老婆，不是戀人」。然而，階級成份又一次衝擊耿爾，小金因為出身不好，成份太壞，表現不積極，黨一再拖延他們的結婚申請。當耿爾聽了組長的「知心話」後，陳若曦這樣描寫耿爾的反應：「他只暗暗慶幸自己究竟活了一大把年紀，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不但沒有暴跳起來，反而彬彬有禮地點頭贊同」。生活的洗禮，歲月的磨練，不單教耿爾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也教陳若曦懂得以平淡的語言壓下激越的感情，讓讀者細意體味耿爾所謂的「慶幸」。處身於是非顛倒的年代，面對無情的生活，人得控制感情，甚至隱藏自己，但耿爾內心絕望的呼喊，讀者還能隱約聽到。

除夕夜，耿爾在小張家再遇小金，他下定決心再打一次申請結婚報告。走出小張家，在零下的氣溫，耿爾沒有感到一絲寒氣，因為有小金在身邊。然而，當耿爾得悉小金已經跟一個老幹部結婚後，「他開始體會到刺骨的寒冷」。天氣感受的轉變，雖是因為站著不動的緣故，但人生無可奈何的「寒冷」才是真

正令人刺痛的原委。生活讓耿爾以令自己「佩服」的克制力打破沉默，以強作鎮定的聲音對小金說：「我很高興你結了婚」。小說的場景最終落在一條寂靜的街道，耿爾呆呆地望著小金低著頭，小跑步地轉進一條巷子裡去。耿爾在陣陣爆竹聲中，一個人推著車子徐徐步行回去，因為他「太疲乏」了。耿爾回國十年的經歷，陳若曦也許感同身受，透過第三人稱的敘述，她展陳了這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哀，而面對悲哀，他們只能以「克制」壓下人類的憧憬與感情。篇末，在陣陣的爆竹聲與孩子的歡呼聲中，作家透過實景的呈現，對照了耿爾深沉內在的心境與喧鬧外在的環境，突顯了文革鏤刻在知識份子身上的苦難，同時也見到陳若曦匠心的營造。

教學建議

1. 比較閱讀

陳若曦認為像文革這類驚天動地的事，大陸人來寫一定比她寫得好，於是在八十年代就停筆不寫。學者中也有以「海外讀書的『文革故事』」喻《尹縣長》，指出當中的「隔」，以至與中國大陸許多文革小說的差異。然而，小說中或借助第一人稱敘述以拉開讀者距離，或倚仗第三人稱敘述以呈現小說人物複雜的內在世界，讀者透過作者語言的駕馭，情感的控制，深切體會小說人物在倒錯年代的遭遇，人性尊嚴的備受踐踏凌辱。也許，作為反映文革的小說，《尹縣長》的成功處，正是作者適當地選擇了不同的敘述角度，反映身份各異，但同樣在文革期間遭受踐踏的一群。教師在導讀的時候，宜指出作家創作時那種冷靜的筆觸，著重呈現而不重批判的特色。再者，教師可指導學生選讀早期的「傷痕文學」，比較兩者在情感控制上的差異。

2. 專題研習

引導學生閱讀反映文革的作品，文革的由來與發展誠是背景資料，不可或缺，而五十年代中後期的反右運動也不應忽略，否則脫離社會背景，只探討文本特色，學生實難深入體會作者在小說中所要表達的關懷。不過，直接的灌輸不如由學生從實踐中學習與建構，結合歷史科的專題

研習是有效的途徑。通過歷史的探索與文本的研讀，兩者相互闡發，批判思考由是得以培育。閱讀有關文革的作品，除探討文本的藝術特色外，也許反思十年文革的由來，焦點不應只及最高領導與那狂熱的年輕一代，顛倒歲月誠然扭曲人性，但袖手旁觀，助長以至參與其事的，也許同時是反思的對象。